

文

山

集

文

山

集

宋丞相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題跋

敬書先人題洞巖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爲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名士倬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



如山全集 卷之八
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于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稿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䟽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

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爲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歟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

公哉當其垂後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
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
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
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

被黜爲沙
溪塞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冤事哉掩卷爲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
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
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子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爲累從弟澹菴
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親爲孝子斯讀
書之所致也公崇叙宗族復以讀書惠其弟固曰使之
有所顯揚也于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徹堂而新
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以追孝也考其室旣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而有典刑藏修于
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藁則鄉衮平
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
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
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其他
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
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欽
欺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
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二蓋在郡時作其

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遂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況出於七十年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可矣乎旣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留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念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

文正公全集 卷之八
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
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
燼復然而漣水之迫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
永嘆

跋李世修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某
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修先世多與其顯者
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
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
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
國正添修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
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縑籍粉
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
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
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
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
近世此學寢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
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
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

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
科調永州司戶叅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
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
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
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
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居公名介鄭公俠字
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
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

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拘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
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辨堅
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名以屬於其時至今天地易
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
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
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壈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
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
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
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
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

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忤乎
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
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爲圓以
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
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欹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
毫也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

文山全集 卷之八
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
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
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遣六丁下
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
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己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
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
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
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

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
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
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
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
怒罵之狀將耻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
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
當一流涕母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
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橐斯榮我時在館望公